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丁 聪

李辉 著

大象出版社

画卷就这样展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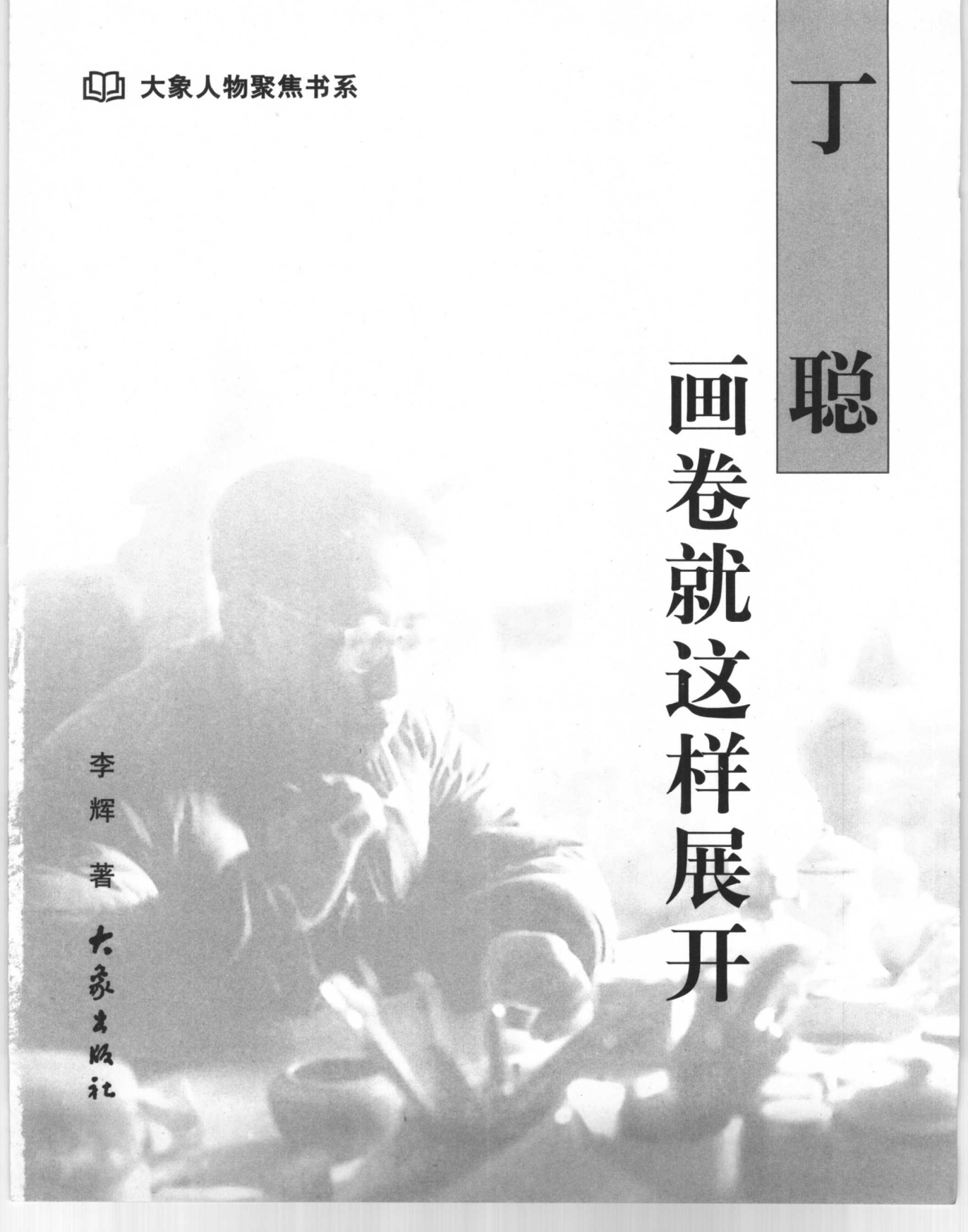


 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丁
聪

画卷就这样展开

李辉 著
大象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丁聪:画卷就这样展开/李辉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2001.6

(大象人物聚焦书系)

ISBN 7-5347-2607-7

I. 丁… II. 李… III. 丁聪—生平事迹
IV. K825.7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22933 号

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/丁聪:画卷就这样展开

责任编辑 赵 菡

责任校对 魏 吴 郭 范

装帧设计 李呈修 但汉琼

出 版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)

发 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

制 版 北京时代雅风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

版 次 2001年6月第1版 2001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 6.25

印 数 1—5 000册

定 价 21.00元

大象人物聚焦书系

总 序

李 辉

这是一套突出历史照片和图片资料的人物聚焦书系。

都说眼下属于图像时代。此话颇有道理。且不说电视、电影、光盘等等主导着文化消费和阅读走向，单单老照片、老漫画、老插图等历史陈迹的异军突起，便足以表明人们已不再满足在文字里感受生活、感受历史，他们越来越愿意从历史图片中阅读人物，阅读历史。的确，一个个生活场景，一张张肖像，乃至一页页书稿，往往能蕴含比描述文字更为丰富更为特别的内容，因而也更能吸引读者的兴趣，诱发读者的想象。

这些年来，每次出国访问，总要买上一些图书。在它们中间，我特别喜欢文字简练、图片丰富并且两者相得益彰的人物图书，如《凡高兄弟》，如《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》等。这些图书，在结构、编排、开本诸方面，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。正是受到这些图书的启发，我产生了编辑一套人物画传类型的丛书的想法。非常幸运的是，我的这一想法，得到大象出版社诸位朋友的热情支持，这便是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的由来。

说“聚焦”而非“传记”，是因为严格地讲，我并不是完全按照传记的方式来写每个人物。我是以人物一生为背景，来扫描、来透视自己最感兴趣、也最能凸现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某些片断。几年前在“沧桑看云系列”中，我便采取了这种写法。这样的文字假如与历史照片、图片能够找到合适的形式结合起来，也许就能具有画传的特点。于是，除了正文之外，我特意选摘了传主的自述、他人的评点，图片说明也力求改变通常的模式，尽量使之较为活泼，同时也更具内涵。我希望这样的编排，能使一个人物的一生，多层次、多侧面而又生动地呈现出来。

当然这是一种愿望，一种尝试。

任何形式的聚焦，都是为了凸现历史场景中不同人物的生存状态。审视他们，实际上也就在审视现实中的知识分子本身。这便是我为何对描述历史人物乐此不疲的原因。现在，更为有了一种图文并举的新样式而高兴。

2000年7月22日，北京



丁聰在 1936 年。

与丁聪走在上海老弄堂——黄陂南路847弄。

深秋，天下起小雨，敲打着雨伞，声音听起来很惬意。弄堂的路面坑坑洼洼，干一脚，湿一脚，小心翼翼走在上面。雨淋湿了老房子，斑驳墙壁上露出一块又一块黯淡印记。丁聪一点儿也不介意下雨，兴致勃勃地指点着石库门的屋顶、墙壁、砖雕。雨中漫步，对于身边的这位老人来说，大概是怀旧的最好场景。

“你看，还是老样子。”

“这里过去叫天祥里31号，我们家住第五弄第九家，后来又改叫恒庆里，然后叫现

在的名字。”

“我生在南市，八九岁时父母搬到这里。”

转眼已是七十五年。他的弟弟在这里出生，如今还住在这里，却已成了年过花甲的老人。

我们穿过窄小的弄堂，找他的家。丁聪走到家门口，指着右边门墙说：“父亲当年组织了中国的第一个漫画协会，招牌就挂在这里。五十年代才捐给博物馆。”好像回到当年。说完，才醒悟前门已封住，过去的后门成了进家的门，我们得绕过去。

雨不停地下。我们不停地走。边走边看，边走边说。他走得很稳健，说得很开心。两旁的窗户里，伸出一根根晾衣服的竹竿，窄小的弄堂显得凌乱。前面不远处有一座跨街楼，横在视野里。



三十年代初丁聪与父亲丁悚。



七十年代自画像。

我第一次会见了“小丁”。这以前我只是在他的作品中想象他的丰采，我把我来见过的艺术家的仪表，长而且乱的头发，苍白脸，乃至大领结，来想象未识面的“小丁”，这可完全失败了。“小丁”给我的第一眼的印象是一位运动员，直到现在，我每逢读到小丁的画，我眼前便跳出一个短小精悍、天真快乐的运动员。

茅盾

几个月大的丁聪，好奇地望着什么呢？



上海滩上的英俊少年。

“你看，那个跨街楼，叶浅予当年就住在二楼。那个窗户就是。楼下住过陆志庠。特伟住在后面。”

“这是张光宇住过的。当时叫19号。”一看，现在是54号。

走走看看。看看停停。兴致一来，索性离开雨伞，贴近门墙，要看个仔细，任雨淋湿头发。八十四岁了，还是满头黑发。让人惊奇的黑发。他凝望着门和窗。一扇门一扇窗，在他注目下，就像一个个老朋友熟悉的面孔。也许他觉得当年的快乐和兴奋，如今还在弄堂里漫溢，在他心中漫溢。难怪他会如此，后来的一切：修养、兴趣、性情，都是在这里开始形成并定型。任何一个人，只要走在故里

土地上，都会有同样的感觉。

推开家门，他走了进去，就像当年放学回家一样；就像第一次拿到稿酬回家一样；就像阔别多年重又出现在父母面前一样……当然很多情形根本不可能一样。在离开这里半个多世纪之后，在体味了艺术创作的酸甜苦辣之后，在经历了风风雨雨悲欢离合之后，丁聪再度走进这里，诸般感受当然会有所不同。黑发依旧，谈笑依旧，别的一切，却无法依旧了。

走进家门，爬上楼梯，驻足庭院，与弟弟漫谈。就这样，早已远去的场景又一一再现于丁聪记忆中。

丁聪自小喜欢京剧。虽未登台演出，但化妆后留个影，也足以满足一下心愿。图为1935年丁聪扮演手持大刀关羽。



漫画的性格，就像蜜蜂的蜜与刺，爱憎分明，含糊不得。

丁 聪

墙上挂着丁聪父母的照片。父亲丁悚慈祥地注视着丁聪兄弟。

“小时候，父亲带我到故乡去看祖父的坟，可是没找着。是在嘉善枫泾，地处江浙两省交界，现划归上海市。父亲十二岁就背着包袱来到上海，当了十年当铺学徒。在此期间自学画上了画。后来既画讽刺社会现象的政治漫画，也画月份牌上的时装女人，成了当时出名的画家。二十年代刘海粟创建中国最早的美术学院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时，请父亲担任教务长，教过素描。接着，成家立业，生儿育女，为养一家老小，在烟草公司上班画广告画。”

三十年代与父母游园。





四十年代丁聪与周璇在香港。想必他们都未忘记当年上海丁家沙龙的情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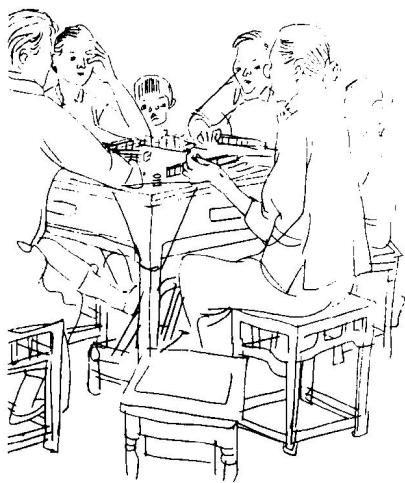
常到丁家沙龙来的金焰，也成了丁聪笔下的人物。与晚年的文人肖像相比，早期的肖像画笔触粗犷，更显夸张。

丁家一时间成为明星、艺术家们会聚的场所。张光宇、叶浅予、王人美、黎莉莉、周璇、聂耳、金焰……每到周末假日，这里俨然是上海一个热闹的沙龙。

黄苗子回忆过1932年他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情形：“那天大约是个星期六晚上，一大堆当时的电影、话剧明星分布在楼下客厅和二楼丁家伯伯的屋子里，三三五五，各得其乐，她们有的叫丁悚和丁师母做‘寄爹’、‘寄娘’。由于出乎意外地一下子见到那么多的名流，我当时有点面红心跳，匆匆地见过丁家伯伯，就赶快躲到三楼丁聪的小屋里去了。”



小丁聪和妹妹们坐在家门口弄堂的地上。



家人打麻将，也是小丁聪感兴趣的画面。只是不知道，在一旁的小孩是不是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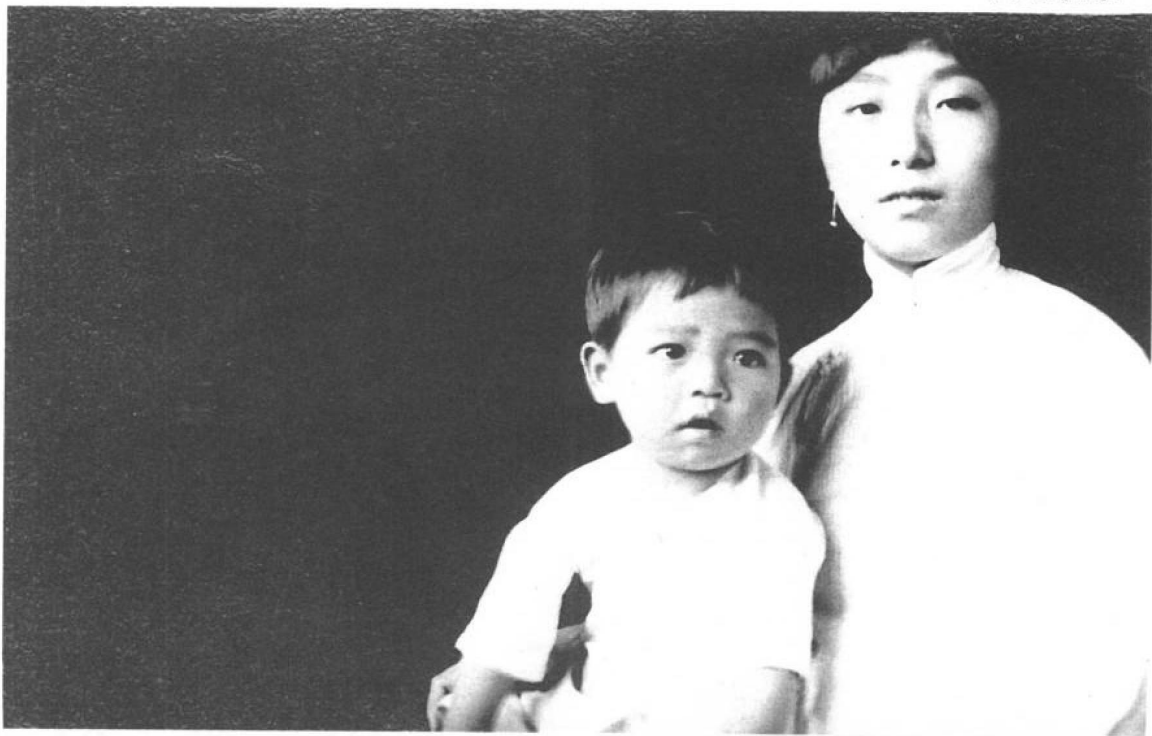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长子的丁聪，虽然还在上中学，却已成了这些明星们喜欢的小成员。他坐在他们中间，听他们谈笑风生。聂耳来到丁家，与年少的丁聪成了好朋友。一次他曾这样对丁聪说：“你想过没有，为什么你姓丁，我姓聂，写起来，一个最简单，一个最麻烦。”丁聪也曾缠着聂耳走进他在“亭子间”里的小房间，让聂耳给他讲一个个恐怖的故事。“有一次聂耳喝醉了酒，走到天井里，顺着墙爬到阁楼上去睡觉。”走到天井，丁聪指着墙角告诉我：聂耳就是从这里爬上去的。

在那个秋雨淅沥的上海，站在老家的客厅里，站在秋雨淋湿的天井里，丁聪不停地讲述着这间房子里的故事，讲述父亲的故事。

“母亲不到十六岁生我，九十四岁过世。生我那年，父亲二十五岁。他们一共生了十来个孩子。我长大后，家里每添一个孩子，父亲就要给我道一个歉。他的意思是我是老大，以后要负担他们。1935年中学毕业后，家里困难，有一大堆孩子要养，我就没有继续上大学。第二年由黄苗子介绍我进了《良友》。我挣的钱，统统交给父亲。离开上海后，固定往家里寄钱。”

“父亲是个很善良的人。从来不打孩子，不训孩子。他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。不得罪人。战后1946年我回上海，到文化电影公司画广告，父亲支持我参加左翼的活动。那时，我经常去马思南路的周(恩来)公馆，帮共产党做事情。有共产党领导背景的中国美协、漫协的图章就放在我家客厅的抽屉里。”

小丁聪与母亲。





抗战初漫画界同人与外国记者在香港。左起：叶浅予、斯诺、爱泼斯坦、金仲华、张光宇、丁聪、陈宪镒。

说着，他带我走进天井，指着放在角落的一个破旧柜子说：“你看，就是这个柜子。”

“1946年叶浅予和戴爱莲准备去美国，住在我们家的三楼，我就睡在大餐桌上。”我们走进厨房，他指着一个大条案说，“这就是那个大餐桌。”

丁聪还说到了父亲的死。

“‘文革’中，我父亲被打成‘反动学术权威’、‘鸳鸯蝴蝶派’，我们家也被说成是‘特务联络站’，因为我的一个大妹妹在国外。有次抄家，父亲很生气。他吃完饭后上楼洗脚。过了一会儿没有动静，上去一看，人

死了。他患有肺气肿。叫了辆黄包车送去火化。我和弟弟当时都在干校。”

“父亲去世时我在北京的‘牛棚’里，没有和他见上一面。”说完，他长叹了一口气。

感叹中，丁家的故事融进了历史。

弄堂里，秋雨还在下。



抗战初期丁聪在香港《良友》编辑部里。

早就从书中、从与丁聪的聊天中知道了上海丁家当年的热闹。每次谈到父亲的沙龙，他都显得格外激动。所以，那天当我和他一起走进这幢不起眼的老房子时，我的想象也就丰富起来。想到七十年前上海艺术界那些风云人物就是在这里嬉笑怒骂，在这里自由交流，并不太宽敞的客厅和庭院，也似乎是一个巨大的空间。

中学期间丁聪便开始向报刊投漫画稿，1935年毕业后和朋友一起编电影画报等赚稿费，帮父亲养家。次年，他走进了《良友》编辑部，成了人才荟萃的美术界中的新锐。这一年，他十九岁。